

41

~~TOP~~ 9299.7928

6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三十一

左編

君類

漢光武

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蔡陽人高祖九世孫也
宛人李守好星歷識記為莽宗卿師嘗謂其子通曰
劉氏當興李氏為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
從弟軼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
劉伯升兄弟汎愛容眾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
含秀賣穀於宛通遣軼往迎秀與相見因具言讖文



事與相約結定謀議通欲以立秋材官都試騎士日劫前隊大夫甄阜及屬正梁丘賜因以號令大眾使軼與秀歸舂陵舉兵以相應於是續名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於諸縣起兵續自發舂陵子弟諸家子弟悉懼皆亡匿曰伯升殺我及見秀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秀時年二十八李通未發事覺亡走及家屬坐處者六十四人續使族人嘉招

說新市平林兵西擊湖陽軍中分財物不均衆恚恨欲反攻諸劉秀歛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衆乃悅進拔棘陽李軼鄧晨皆將賓客來會劉續欲進攻宛至小長安聚與甄阜梁丘賜戰時大密霧漢軍大敗秀單馬走遇女弟伯姬與共騎而犇前行復見姊元趣令上馬元以手揮曰行矣不能相救無爲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死續弟仲及宗族死者數十人續復收會兵衆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萬南渡淳潢臨泚水阻兩川間爲營絕後橋示無還心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阜賜軍大至各

欲解去。續甚患之。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續卽與秀及李通俱造其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衆推王常。續見常。說以合從之利。常大悟。曰。王莽殘虐百姓。思漢。今劉氏復興。卽真主也。誠思出身爲用。輔成大功。續曰。如事成。豈敢獨饗之哉。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具爲餘將成丹。張卬言之。丹卬負其衆。曰。大丈夫旣起。當各自爲主。何故受人制乎。常乃徐曉說其將帥曰。王莽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與大事必當下順民心。

是
立劉宗是
然必得也

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彊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執。尚至夷覆。况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祐吾屬也。下江諸將。雖倂彊少識。然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卽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先是赤眉賊衆。雖數十萬人。訖無文書號令。旌旗部曲。及漢兵起。皆稱將軍。攻城略地。移書稱說。莽聞之。始懼。春陵戴侯曾孫玄。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兵已十餘萬。諸將議。

以兵多而無所統一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
及王常等皆欲立劉縯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從憚
縯威明貪玄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名縯示其議
縯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甚厚然今赤眉起青徐
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王莽未
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
春陵去宛三百里耳遽自尊立爲天下準的使後人
得承吾敝非計之善者也張卬拔劔擊地曰疑事無
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衆皆從之設壇塲於清水上
沙中玄卽皇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汗流舉手不

能言於是大赦改元以朱鮪爲大司馬劉縯爲大司
徒餘皆九卿將軍由是豪傑失望多不服劉秀等徇
昆陽定陵鄧皆下之王莽聞嚴尤敗乃遣司空王邑
馳傳與司徒王尋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法六十
三家多而無當英雄旁觀易與耳以長人巨毋霸爲壘尉又驅諸猛獸

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邑至洛陽州郡各選精兵
牧守自將走會者四十二萬人號百萬餘在道者旌
旗輜重千里不絕尋邑南出潁川與嚴尤合諸將見
尋邑兵盛皆反走入昆陽惶怖憂念妻孥欲散歸諸
城劉秀曰今兵穀旣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功庶

諸公研
極無定
見

可立。如欲分散，執無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既拔，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素輕秀，及迫急，乃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秀復爲圖畫成敗，諸將皆曰：諾。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秀使將軍王常守昆陽，夜與將軍柰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圍昆陽，嚴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彼必奔走。宛

敗。昆陽自服，邑曰：吾習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非所以示威也。當先屠此城，蹀血而進，前歌後舞，顧不快邪？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爲地道，衝棚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諸將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爲憂。嚴尤曰：兵法圍城爲之闕，宜使得逸出，以怖死下邑。又不聽。棘陽守長岑彭守宛城，漢兵攻之數月，城中人相食。乃舉城降。更始入都之，諸將欲殺彭。劉縯曰：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更始乃封彭爲歸德侯。劉秀至鄧

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
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敗首領無餘
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六月秀與諸營俱進自將步
騎千餘爲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
千合戰秀犇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
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恠也且復居前請助將
軍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
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
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
人行陳尋邑陳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

一見

意着

鼓譟而出中外合勢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伏尸百
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潁川盛溢虎豹
皆股戰士卒赴水溺死者以數萬王邑嚴尤輕騎乘
死人渡水逃去王邑獨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
洛陽關中聞之震恐於是海內豪傑皆殺其牧守自
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劉秀復徇潁川攻父城
不下屯兵巾車鄉潁川郡掾馮異監五縣爲漢兵所
獲異曰異有老母在父城願歸據五城以效功報德
秀許之異歸謂父城長苗萌曰諸將多暴橫獨劉將
軍所到不虜略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遂與萌率

五縣以降。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縯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秀謂縯曰：「事欲不善。」縯笑曰：「常如是耳。」更始大會諸將，取縯寶劍視之，繡衣御史申徒建隨獻玉玦。更始不敢發。縯舅樊宏謂縯曰：「建得無有范增之意乎？」縯不應。李軼初與縯兄弟善，後更諂事新貴。秀戒縯曰：「此人不可復信。」縯不從。縯部將劉稷勇冠三軍，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耶？」更始以稷爲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始乃與前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之。縯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縯，卽日殺之，以族兄光

祿勳賜爲大司徒。秀聞之，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秀。秀不與交，私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爲。縯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拜爲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更始遣王匡攻洛陽，申屠建、李松攻武關，京兆諸縣及城中共起兵殺王莽。王匡拔洛陽生縛莽，太師王匡表章皆斬之。更始將都洛陽，以劉秀行司隸校尉使前，整修宮廡，秀乃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泣曰：「不圖

今日復見漢官威儀。更始北都洛陽，分遣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更始欲令親近大將徇河北，大司徒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朱鮪等以爲不可。更始狐疑，賜深勸之。更始乃以劉秀行大司馬事，持節北渡河，鎮慰州郡。以大司徒賜爲丞相，令先入關。修宗廟宮室，大司馬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禹說秀延攬英雄。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秀自兄

縯之歿，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柅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叩頭寬譬。秀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所倚戴。夫人久饑渴，易爲充飽。今公專命方面，宜分遣官屬徇行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更始至長安，乃下詔大赦，非王莽子也。皆除其罪。於是三輔悉平時。長安唯未央宮被焚，其餘宮室供帳倉庫官府皆案堵如故。市里不改於舊。更始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忤，俛首刮席不敢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宮省久吏，驚愕相視。李松與棘陽趙萌說更始宜悉

王諸功臣朱鮪爭之以爲高祖約非劉氏不王更始乃先封諸宗室六人爲王然後立王匡爲泚陽王朱鮪爲膠東王王常爲鄧王申屠建爲平氏王張卬爲淮陽王李通爲西平王李軼爲舞陰王唯朱鮪辭不受乃以鮪爲左大司馬死王賜爲前大司馬使與李軼等鎮撫關東又使李通鎮荊州王常行南陽太守事以李松爲丞相趙萌爲右大司馬共秉內任更始納趙萌女爲夫人故委政於萌日夜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內與語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

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邪起抵破書案趙萌專權生殺自恣郎吏有說萌放縱者更始怒拔劍擊之自是無敢復言以至羣小膳夫皆濫授官爵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軍師將軍李淑上書諫由是關中離心四海怨叛耿况遣其子弁奉奏詣長安弁時年二十一行至宋子會王郎起弁從吏孫倉衛包曰劉子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弁按劍曰子輿弊賊卒爲降虜耳我至長安與國家陳漁陽上谷兵馬歸發突騎以犍烏合之衆如摧枯折腐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

久也。倉包遂亡。降王郎。弁聞大司馬秀在盧奴，乃馳
北上謁秀，留署長史，與俱北。至薊，王郎移檄購秀十
萬戶。秀令功曹王霸至市中募人擊王郎，市人皆大
笑，舉手邪揄之。霸慙據而反。秀將南歸，耿弁曰：「今兵
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
太守卽弁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
秀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
秀指弁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故廣陽王子接起兵，
薊中以應。郎城內擾亂，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
下皆出迎。於是秀趣駕而出，至南城門，門已閉，攻之。

得出，遂晨夜南馳，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蕪婁亭。
時天寒烈，馮異上豆粥。至朝陽，官屬皆乏食。秀乃自
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饑爭奪之。傳
吏疑其僞，乃椎鼓數十通，詒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
失色。秀升車欲馳，旣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
軍。」入久，乃駕去。晨夜兼行，蒙犯霜雪，面皆破裂。至下
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噎沱河，候吏還
白：「河水流澌，無舡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
衆，欲且前阻水，還卽詭曰：「冰堅可渡。」官屬皆喜。秀笑
曰：「侯吏果妄語也。」遂前北至河，河水亦合。乃令王霸

獲度未畢數騎而冰解至南宮遇大風雨秀引入道
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馮異復進
麥飯進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
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爲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
卽馳赴之是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
和戎太守邳彤不肯從光自以孤城獨守恐不能全
聞秀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邳彤亦自和戎來會議
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邳彤曰吏民歌
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響應三輔清宮
除道以迎之今卜者王郎假名因執驅集烏合之衆

夫披

遂振燕趙之地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
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
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
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旣西則邯
鄲勢成民不肯損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
亡迹可必也秀乃止秀以二郡兵弱欲入城頭子路
刁子都軍中任光以爲不可乃發傍縣得精兵四千
人拜任光爲左大將軍信都都尉李忠爲右大將軍
邳彤爲後大將軍和戎太守如故信都令萬修爲偏
將軍皆封列侯留南陽宗廣領信都太守事使任光

李忠萬修將兵以從邳彤將兵居前任光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刁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得檄傳相告語秀多張炬火彌滿澤中堂陽卽降又擊貫縣降之城頭子路者東平爰曾也寇掠河濟間有衆二十餘萬刁子都有衆六七萬故秀欲依之昌城人劉植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迎秀秀以植爲驍騎將軍騎都尉宋子耿純謁秀于邯鄲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他將同遂自結納至是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皆載木自隨迎秀於育拜純爲前將軍進

攻下曲陽降之衆稍合至數萬人復北擊中山耿純恐宗家懷異心乃使從弟訢秀歸燒廬舍以絕其反顧之望秀進拔盧奴所過發犇命兵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時真定王楊起兵附王郎衆十餘萬秀遣劉植說楊楊乃降秀因留真定納楊甥郭氏爲夫人以結之進擊元氏防子皆下之至鄗繫斬王郎將李輝至栢人復破郎將李育育還保城攻之不下南鄭人延岑起兵據漢中更始將擊降之有衆數十萬秀舍中見犯法軍市令祭遵格殺之秀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

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貫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或說大司馬秀以守栢人不如定鉅鹿。秀乃引兵東北，拔廣阿、薊中之亂，耿弇與劉秀相失，北走昌平。就其父况，因說况擊邯鄲。時王郎遣將狗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北州疑惑，多欲從之。上谷功曹寇恂門下掾閔業說况曰：「邯鄲拔起難信，向大司馬劉升、伯母弟尊賢下士，可以歸之。况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可以詳擇去就。恂命東約漁陽，邯鄲不足圖也。况然之，遣恂東約彭寵。」

大奇

欲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詣大司馬秀。安樂令吳漢亦勸寵從。秀寵以爲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出止外亭，遇一儒生，名而食之，問以所聞。生言大司馬劉公所過爲郡縣，所稱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卽詐爲秀書，移檄漁陽，使王齋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會寇恂至，寵乃發步騎三千人，以吳漢將之，南攻薊，殺王郎大將趙闔。寇恂還，遂與上谷長史景丹及耿弇將兵俱南，與漁陽軍合。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凡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前及廣阿，聞城

中軍騎甚衆。丹等勒兵問曰：「此何兵？」曰：「大司馬劉公也。」諸將喜，卽進至城下。城中初傳言：「二郡兵爲邯鄲來。」衆皆恐。劉秀自登西城樓，勒兵問之。耿弇拜於城下，卽召入，具言發兵狀。秀乃悉召景丹等入，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我亦發之，何意二郡良爲吾來？」方與上大夫共此功名，爾乃以景丹、寇恂、耿弇、吳漢皆爲偏將軍，使還領其兵。加耿況、彭寵大將軍，封况、寵、丹皆爲列侯。更始遣尚書令謝射率六將軍討王郎，不能下。秀至，與之合軍，東圍鉅鹿。月餘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

內之，更始遣兵攻破信都。秀使李忠還行太守事。王郎遣將倪宏率數萬人救鉅鹿。秀逆戰於南嶽，不利。景丹等縱突騎擊之，宏大敗。秀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見其戰，樂可亡邪？」耿純言於秀曰：「久守鉅鹿，士衆疲弊，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鉅鹿不戰自潰矣。」秀從之。夏四月，留兵守鉅鹿，進軍邯鄲。連戰破之。郎乃使其諫大夫杜威請降。威雅稱郎實成帝遺體。秀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况詐子與者乎？」威請求萬戶侯。秀曰：「顧得全身可乎？」威怒而去。秀急攻之，二十餘日，郎少傅李立開門內漢兵。

遂拔邯鄲郎夜亡走王霸追斬之秀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誦致者數千章秀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秀部分吏卒各領諸軍護軍朱祐從容言於秀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秀曰名刺姦收護軍祐乃不敢復言更始遣使立秀為蕭王悉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詣行在所遣苗曾為幽州牧韋順為上谷太守蔡克為漁陽太守並非之部蕭王用耿弇議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二於更始是時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脰大槍尤來上江清犢五校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衆

大哉見

如

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蕭王欲擊之乃拜吳漢耿弇俱為大將軍持節北發幽州十郡突騎苗曾聞之陰勅諸郡不得應調吳漢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出迎於路漢即收會殺之耿弇到上谷亦收韋順蔡克斬之北州震駭於是悉發其兵秋蕭王擊銅馬於鄒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士馬甚盛漢悉上兵薄於莫府請所付與不敢自私王益重之王以偏將軍沛國朱浮為大將軍幽州牧使治薊城銅馬食盡夜遁蕭王追擊於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蕭王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

之封其渠帥為列侯。勅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眾遂數十萬。赤眉別帥與清犢上江大彤、鐵脰五幡十餘萬眾在射犬。蕭王引兵進擊，大破之。南狗河內，河內大守韓歆降。先是赤眉降於更始，復叛去，歸其營。遂率眾西攻長安。冬，蕭王將北狗、燕、趙渡赤眉，必破長安。又欲乘釁并關中，而未知所寄。乃拜鄧禹為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時朱鮪、李軼、田立、陳橋將兵號三十萬。

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鮑永、田邑在并州。蕭王以河內險要，富實，欲擇諸將守河內者，而難其人。問於鄧禹，禹薦寇恂。乃拜恂河內太守。蕭王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屬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渡而已。」拜馮異為孟津將軍，統魏郡河內兵於河上，以拒洛陽。光武建武元年春正月，鄧禹至箕關，擊破河東都尉，進圍安邑。夏四月，蕭王北擊尤來，大捨五幡於元氏，追至北平，連破之。又戰於順水，北乘勝輕進，反為所敗。王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授王。王僅而得免，散兵歸保范陽。

妙際大
事無此老
識便站不
在

軍中不見王。或云已歿。諸將不知所爲。吳漢曰：卿曹
弩力。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衆恐懼數日。乃定賊。
雖戰勝而憚王威名。夜遂引去。大軍復追至安次。連
戰破之。賊退入漁陽。所過虜掠。疆弩將軍陳俊言於
王曰：賊無輜重。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壁。
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王然之。遣俊將輕騎馳出。
賊前視人堡壁堅完者。勅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
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是時赤眉立劉盆子爲帝。
馮異遺李軼書。勸令歸附。蕭王軼知長安已危。而以
伯升之歿。心不自安。乃報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

此兩端
此禍

漢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思
成斷金。唯深遠蕭王。願進愚策。以佑國安民。軼自通
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
兩城。又南下河南。成臯已東十三縣降者十餘萬。武
勃將萬餘人。攻諸畔者。異與戰於士鄉下。大破斬勃。
軼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白王。王報異曰：季文
也。多詐人。不能得其要領。今移其書告守尉。當警
備者。衆皆惟王宣露軼書。朱鮪聞之。使人刺殺軼。由
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朱鮪聞王北征。而河內孤。乃
遣其將蘇茂。佼彊將兵三萬餘人。渡鞏河。攻溫。鮪自

將數十萬人攻平陰以綴異檄書至河內寇恂卽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渡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恂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呼之馮異亦渡河擊朱鮪鮪走異與恂追至洛陽環城一匝而歸自是洛陽震恐城門盡閉異恂移檄上狀諸將入賀因上尊號將軍南陽馬武先進曰大王雖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宜先卽尊位乃議征伐今此

誰賊而馳驚擊之乎王驚曰何將軍出此言可斬也乃引軍還薊復遣吳漢率耿弇景丹等十三將軍追尤來等斬首萬三千餘級遂窮追至浚靡而還賊散入遼西遼東爲烏桓貊人所鈔擊略盡都護將軍賈復與五校戰於真定復傷瘡甚王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王於薊相見甚驩還至中山諸將復上尊號王又不聽行到南平棘諸將復請王不許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

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固望攀龍附鳳翼以成其

所志耳今大王留時逆眾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

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為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

可復合純言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鄙名

馮異詣鄙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

於大王宜從眾議六月己未王即皇帝位于鄙南改

元大赦秋七月帝使吳漢率建義大將軍朱祐等十

一軍攻朱鮪於洛陽諸將圍洛陽數月朱鮪堅守不

下帝以廷尉岑彭常為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

彭在城下為陳成敗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

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

吳言於帝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

可保况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

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鮪見其

誠即許降朱鮪面縛與岑彭俱詣河陽帝解其縛召

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日與蘇茂等悉其眾出

降拜鮪為平狄將軍封扶溝侯九月赤眉兵入長安

廢更始為淮陽王尋殺之冬十月癸丑車駕入洛陽

幸南宮遂定都焉二年春正月悉封諸功臣為列侯

梁侯鄧禹廣平侯吳漢皆食四縣博士丁恭議曰古

者封諸侯不過百里疆榦弱枝所以爲治也今封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起高廟于洛陽四時合祭高祖太宗世宗建社稷于宗廟之右立郊兆于城南帝以關中未定而鄧禹久不進兵賜書責之禹猶執前意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將軍馮愔與宋歆守榆邑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問使人愔所親愛爲誰對曰護兵黃防報曰縛愔者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往降之防果執愔歸罪馮愔之叛引兵西向天水隗囂擊破之於是禹承制遣

使持節命囂爲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事初更始以鮑永爲尚書僕射將兵安集河東永以馮衍爲將軍屯太原與上黨太守田邑膳甲養士以扞并土至是帝遣劉延攻天井關田邑拒之不得進及更始敗邑請降卽拜上黨太守帝又遣儲大伯持節徵鮑永永未知更始存亡收擊大伯遣使馳至長安詢問虛實永與馮衍審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儲大伯等封上印綬悉罷兵幅巾詣河內帝見永問曰卿衆安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耳意不悅旣而永

以立功見用，衍遂廢棄，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何憂哉？衍曰：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而已，何患成亡？二月，宋弘爲大司空，帝之討王郎、漁陽太守彭寵，發突騎轉糧食，前後不絕，及帝追銅馬至薊，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滿，及吳漢、王梁爲三公，寵愈怏怏。幽州牧朱浮年少有俊才，欲厲風迹，收士心，多所辟召，發諸郡倉穀，厚贍之，寵以爲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浮數譖寵，上輒漏泄，令寵聞以脇，恐之至是，徵寵，寵益自疑，其妻固勸無受徵，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喻

之，寵遂發兵反攻浮於薊，又數遣使要誘，耿况、况斬其使，立貴人郭氏爲皇后，子彊爲皇太子，帝遣鄧隆、助、朱浮討寵，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遣使奏狀，帝曰：營相去百里，其勢不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寵果遣輕兵擊隆軍，大破之，浮不能救，鄧禹自馮愔叛後，威名稍損，又乏糧食，戰數不利，歸附者日益離散，帝乃遣馮異代禹，送至河南，勅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奉辭討諸不軌，營堡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民，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

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徒鬪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勅。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十二月。詔復宗室列侯爲莽。底大破之。赤眉餘衆東向。安陽帝親勒六軍嚴陳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以不灰耳。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肉袒降。上得傳國璽。殺赤眉衆尚十餘萬人。王莽末天下亂。臨淮大尹侯霸獨能保全其郡。帝徵霸會壽春。拜尚書令。時朝廷無故典。又少舊臣。

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隗囂遣馬援奉書入見。公孫述遣兵屯陳倉。隗囂遣兵助馮異擊破之。述遣使招囂。囂斬其使。寵以子后。蘭卿質漢。歸不信之。使將兵居外。無親於中。寵齋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卧寐共縛著牀。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爲稱。寵命收縛奴婢。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驚曰：奴反。奴乃捽其頭擊其頰。寵急呼曰：趣爲諸將辦裝。於是兩奴將妻入取寶物。留一奴守寵。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匹。使妻縫兩縑囊。昏夜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開門書成。

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馳記持出城，詰闕。明日，閣門不開，官屬踰牆而入，見寵，厥驚怖，其尚書韓立等共立寵子午爲王國師，韓利斬午首詣祭，遵降夷其宗族。帝封子密爲不義侯。先是董憲據蘭陵，與劉永連兵。帝遣將軍龐萌蓋延擊憲，萌爲人，遜順，帝信愛之。常稱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使與延共擊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爲延譖已自疑，遂反，襲延，壁破之，與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帝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謂萌爲社稷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帝幸郟，留吳

漢攻之，車駕轉狗彭城下，郟吳漢拔郟，董憲龐萌走。保胸劉紆不知所歸，其軍士高扈斬之以降。吳漢進圍胸，竇融遣使奉書入見，詔以融爲涼州牧，耿弇拔祝阿，濟南臨菑與張步戰，大破之。帝自魯至臨菑，勞弁軍，步斬蘇茂以降，齊地悉平。初，安定盧方詐稱武帝，會孫劉文伯據郡自立爲上將軍，西平王遣使與匈奴結和親，單于乃使騎迎芳入匈奴，立爲漢帝。及五原人李興隨昱朔方人田颯代郡人石鮪閔堪各起兵，自稱將軍，匈奴遣使與興等和親，欲令盧芳還漢地爲帝，興等引兵至，單于庭迎芳入塞都九原縣。

掠有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鴈門五郡並置守令與胡
通兵侵苦止邊徵處士周黨嚴光王良至京師黨光
不屈以良爲諫議大夫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
所志博士范升奏曰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
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
圖國之道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
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
焉其賜帛四十匹罷之良後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司
直在位恭儉布被瓦噐妻子不入官舍後以病歸一
歲復徵至柴陽疾篤不任進道過其友人友人拒不

范升
黨人

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往來屑屑不憚
煩也遂拒之良慙後徵不應卒於家吳漢等拔胸斬
董憲誅龐萌江淮山東悉平漢等諸將還京師置酒
賞賜帝積苦兵間以隗囂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
垂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休諸將
於雒陽分軍士於河內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述不
答夏四月帝如長安謁園陵遣耿弇等七將軍從隴
道伐蜀先使中郎將來歙奉璽書喻囂囂猶豫不決
歙遂發憤責囂曰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
書暢意足下推誠旣遣伯春委質而反欲用佞惑之

言爲族滅之計耶。因欲前刺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
歙。歙徐杖節就車而去。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爲民
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
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
者。并之。於是并者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詔
上莽時吏人没入爲奴婢者。免爲庶人。復田租舊制。
二十稅一。馮異擊盧芳。匈奴兵破之。北地上郡安定
皆降。鄭興上疏曰。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要在因
人之心。擇人處位。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
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

功臣。功臣則用人。人位謬矣。願陛下屈已從衆。以濟
臣讓善之功。項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昔月行
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月行
疾。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
洪範之隗囂。反漢降蜀。公孫述立囂爲寧朔王。帝將
征囂。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
佩刀斷車鞅。帝不從。西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
宜遠入險阻。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
崩之勢。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行軍衆
所從道徑。往來分析。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

人助

軍至高平第一初竇融據河西遣使來上書陳逆順之意至是融率五郡太守及羗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與大軍會時軍旅草創諸將朝會禮容多不肅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帝聞而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待融等以殊禮遂進軍數道上隴使囂降將王遵以書招囂將牛邯下之拜邯太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囂將妻子奔西城進幸上邽詔告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也若遂欲爲黥布者亦自任也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圍西城耿弇圍上邽以四縣封竇

融祖不
留錢傲之
虎守

融爲安豐侯弟友爲顯親侯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遣西還所鎮融以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潁川盜羣起寇沒屬縣河東守共亦叛京師騷動帝聞之曰吾侮不用郭子橫之言秋八月帝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帝謂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對曰潁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誑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

驅帝從之庚申車駕南征潁川盜賊悉降恂竟不拜
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
社鎮撫吏民受納餘降東郡濟陰盜賊亦起帝遣李
通王常擊之以耿純嘗爲東郡太守威信著於衛地
遣使拜大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聞純入界盜賊
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純爲
東郡太守戊寅車駕還自潁川冬公孫述遣兵救隗
囂吳漢引兵下隴囂窮困初帝勅吳漢曰諸郡甲卒
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
貪并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

多岑彭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會王元行巡將
蜀兵五千餘卒至大呼曰百萬衆方至漢軍大驚未
及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冀吳漢軍
食盡乃燒輜重引兵下隴蓋延耿弇亦相隨而退囂
出兵尾擊諸營岑彭爲後拒諸將乃得全軍東歸唯
祭遵屯泝不退吳漢等復屯長安岑彭還津鄉於是
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爲囂隗囂死諸將立其子
純公孫述兵陷夷陵據荆門吳漢等擊盧芳匈奴救
之漢等不利帝使來歙悉監護諸將屯長安馬援爲
之副歙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爲藩蔽故得延

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備積資糧。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饑，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於是詔於沂積穀六萬斛。秋八月，歙等討隗純於天水。諸羗自王莽末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爲所有。隗囂不能討，因就尉納發其衆，與漢相拒。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羗，羗胡被髮左衽，與漢人雜處，習俗旣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人侵奪。窮志無聊，故致反叛。蠻夷寇亂，皆爲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

護羗校尉，皆持節領護，治其怨結。歲時巡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譯通導，動靜使塞外羗夷爲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警備。今宜復如舊制，以明威防。從之以牛邯爲護羗校尉。帝如長安。冬十月，來歙等攻破落門隗純降。王元奔蜀。隴右悉平。省定襄郡，徙其民於西河。十一年春三月，先是帝遣岑彭攻田戎于夷陵，拔之。田戎奔蜀。彭謀伐蜀，以夾川穀少，水險難漕，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荊州要會，喻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彭數攻田戎等不克。帝遣吳漢率討虜將軍劉隆等三將發荊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與彭

會荆門彭裝戰舡數千艘吳漢以諸郡棹卒費糧欲
罷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
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爲重
而已閏月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
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
直衝浮橋而攢柱有反杷鉤奇船而得去奇等乘勢
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軍
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而田
戎走保江州彭上劉隆爲南郡太守自率輔威將軍
臧宮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

牛酒迎勞彭復讓不受百姓大喜爭開門降詔彭守
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若出界卽以太守號
付後將軍選官屬守州中長吏彭到江州以其城固
糧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
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吳漢留夷陵裝露橈繼進
公孫述遣王元拒河池六月來歙攻元大破之進兵
下辨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殺歙詔以將軍馬成代帝
自將伐蜀秋七月次長安公孫述使延岑王元悉兵
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岑
彭使臧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拒延岑自分

兵浮江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去城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延岑盛兵於沅水臧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爲所反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左步右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

死者萬餘人水爲之濁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軍至陽鄉王元舉衆降帝與公孫述書陳言禍福示以丹青之信述省書歎息以示所親太常常少光祿勳張隆皆勸述降述曰廢典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少隆皆以憂死帝還宮冬十月公孫述使刺客詐爲亡奴降彭夜刺殺彭馬成等破河池平武都遂與馬援擊破先零羗十二年春正月吳漢破公孫述將于魚涪津遂圍武陽述遣子壻史興救之漢連擊破之因入犍爲界諸縣皆城守詔漢直取廣都據其腹心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

公孫述將帥恐懼曰。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猶不能
禁。帝必欲降之。又下詔諭述曰。勿以來歙岑彭受害
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宗族完全。述終無降意。秋七月
將軍馬駿拔江州獲田戎。吳漢進軍攻成都。九月入
其郭。臧宮拔綿竹引兵與漢會。冬十一月。公孫述引
兵出戰。吳漢擊殺之。延岑以成都降蜀。地悉平。初。述
徵廣漢李業爲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使
尹融劫之。賜以毒酒。業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
居。爲此故也。遂飲毒而歿。述恥有殺賢之名。遣使弔
祠。贈賻百匹。業子。韋述辭不受。又聘巴郡譙玄。玄不

詣。亦遣使以毒藥劫之。巴郡太守自詣玄。廬勸之行。

玄曰。保志全高。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

頭於太守。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歿。太守爲請。述許

之。述又徵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擊其妻子。使

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况於人

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

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歿。犍爲費貽不

肯仕。述漆身爲癩。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託

青盲以辭徵。命帝旣平蜀。詔贈常少爲太常。張隆爲

光祿勳。譙玄已卒。祠以中牢。勅所在還其家錢。而表

李業之間徵費貽任永馮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仕至合浦太守帝以睢陽令任延爲武威太守親見戒之曰善事誠之乎上官無失名譽延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不敢奉詔帝歎曰卿言是也詔邊吏力不足戰則守追虜料敵不拘以逗遛法實融及五郡太守入朝以融爲冀州牧朱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詔諸王皆降爲公侯是時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以紹嘉公孔安爲宋公承休公姬常爲衛公大饗將士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

守節

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定封鄧禹爲高密侯食四縣李通爲固始侯賈復爲膠東侯食六縣餘各有差已歿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鄧禹賈復知帝偃武修文不欲功臣擁兵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思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賈復爲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旣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宐爲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爲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雖制功臣而每能回

不用功臣
起於鄭興
故以責三
公三公不

効斥之亦
不爲過

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偏賜諸侯而太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時兵革旣息天下省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十四年秋莎車王賢鄯善王安皆遣使奉獻西域苦匈奴暴斂皆願屬漢復置都護上以中國新定不許大司徒韓歆好直言無隱帝每不能容歆於上前證歲將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坐色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歆及子嬰皆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二月匈奴寇鈔日盛州郡不能禁遣吳漢率馬成馬武等北擊匈奴徙

鴈門代郡上谷吏民六萬餘口置居庸常山關以東以避胡寇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千人夏四月追謚兄續爲齊武公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詔下州郡檢覈於是刺史太守多爲詐巧苟以度田中名聚民田中并度廬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優饒豪右侵尅羸弱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詔吏由趣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帝怒時東海公陽年十一在幄後言曰吏受郡勅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

曰卽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乃首服如東海公對上猶是益奇愛陽遣謁者考實二千石長吏阿徃不平者遣馬成繕治障塞以張堪爲漁陽太守十六年河南諸郡太守十餘人皆坐度田不實下獄成後上從容謂虎賁中郎將馬援曰吾甚恨前殺守相多也郡國羣盜處處並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摘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難逗遛迴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計爲效其牧

守令長坐界內有賊盜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懼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渠帥於他郡賊田受廩使安生業自是馬牛放牧不收邑門不閉盧芳與閔堪使使請降帝立芳爲代王堪爲代相賜繒二萬匹因使和集匈奴初匈奴聞漢購求芳貪得財帛故遣芳還旣而芳以自歸爲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恥言其計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芳入朝南及昌平有詔止令更朝明歲十七年冬十月郭后寵衰數懷恨懟上怒之廢后立貴人陰氏

爲皇后太子彊以母故廢爲東海王立皇后陰氏子
莊爲太子大司徒戴涉等奏立元成哀平四廟上自
以昭穆次第當爲元帝後遂追尊宣帝曰中宗祀昭
帝元帝於太廟成哀平帝於長安春陵節侯以下於
章陵董宣爲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
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侯之駐車叩
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
卽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
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與而縱奴
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自殺卽以頭擊

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門持之使宣叩頭宣不從強
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
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
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強項令出賜錢三十
萬宣悉以班諸吏莎車王賢驕橫欲兼并西域數攻
諸國諸國愁懼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
子入侍願侍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
侍子厚賞賜之諸國聞帝不許大憂恐乃與敦煌太
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至冀
且息其兵太守以狀聞帝乃許之先是匈奴與鮮卑

烏桓連兵入寇已而匈奴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人畜饑疫成耗大半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帝遣中郎將李茂報命許之烏桓乘匈奴之弱擊破之匈奴北徙數千里幕南地空詔罷諸邊郡亭侯更卒以幣帛招降烏桓西域諸國侍子久留敦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出擊破鄯善攻殺龜茲王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亦出誠迫於匈奴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符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年師復附匈奴二十四年春正月匈奴南邊八部立目

逐王比爲南單于款塞內附遣使詣闕奉藩稱臣上以問臧宮宮曰匈奴饑疫分爭臣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名帝笑曰常勝之家難以慮敵吾方自思之二十五年遼東徼外貊人寇邊太守祭彤招降之南單于遣弟左賢王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莫鞬左賢王生獲之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餘里南單于復遣使詣闕貢獻求使者監護遣侍子修舊約是歲烏桓大人郝旦等率衆內屬詔封烏桓渠帥爲侯王君長八十一人使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遂爲漢偵侯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彪上

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爲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必復掠居人但委王降掾吏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爲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寧城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二十六年詔增百官奉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舊秩上大會羣臣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

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况太子乎卽拜佚爲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爲少傅賜以轎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北匈奴乞和親許之太尉趙熹典喪事時經王莽之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諸王雜坐同席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熹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奏遣謁者將護官屬分止佗縣諸王並令就邸唯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山陽王荆哭臨不哀而作飛書令荅頭詐稱大鴻臚郭况書與東海王彊言其無罪被廢及郭后黜辱勸令東歸

舉兵以取天下，且曰：高祖起亭長，陛下興白水，何況於王陛下長子故副主哉！當為秋霜，無為檻羊。人主崩亡，閭閻之伍尚為盜賊，欲有所望，何況王邪？彊得書，惶怖，即執其使，封書上之。太子以荆母弟祕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宮。太子莊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明帝

章帝 質帝

和帝 桓帝

安帝 靈帝

順帝 獻帝

冲帝

明帝莊光武第四子也。母陰后。明帝兄三人：長東海王彊，初立為太子，後因母廢，不自安，被陳懇誠願守藩國。光武從之。次楚王英，母無寵，故國最貧。小次濟南王康，帝十歲能通春秋，始封東海王，後立為太子。

帝從尚儒學，自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子立學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然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王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悚慄，爭為嚴切，以避誅責。唯鍾離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會連有變異，上

疏願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帝雖不能用然知其至誠終愛厚之嘗詔禁章奏浮詞曰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間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爲諂子嗤也自作壽陵制裁令流水而已無得起墳萬年之後掃地而祭扞水脯糝而已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灑掃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封諸子爲王帝親定其封域裁令半楚淮陽馬后曰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歲給一千萬足矣帝天資聰察自爲東海王時知吏牘書

說墾田之弊其明智已足以切事情及其卽位遵奉建武制度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爲其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恠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尚書閻章二妹爲貴人章精力曉舊典久次當遷重職帝爲後宮親屬竟不用是以吏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然而誅朱浮殺虞延杖藥崧提拽近臣斥辱公卿而君臣之禮闕廣陵王荆楚王英皆

以謀逆相繼殛死而兄弟之恩乖楚獄追逮死徙千數而刑獄濫信耿秉巧說發兵數出無獲空返而兵釁開傷於徧察以耳目隱發爲明而君人之度未弘遣使天竺求浮圖書而開億萬世釋氏之禍凡數端讀史者每爲深惜焉

章帝烜明帝第五子也母賈貴人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悃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

詔書數下寇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帝雖厭苛切而過於寬故外

戚寢橫竇后以無子之故譖陷宋貴人動搖東宮太子

慶廢長立幼以成其私帝且一切從順東漢之衰自

此始矣范曄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盡心孝道平徭簡賦而明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謂之長者不亦安乎

和帝諱肇肅宗第四子也母梁貴人爲竇皇后所譖憂卒竇后養爲己子永元元年誅竇憲以宦者鄭眾

爲大長秋衆與誅憲功帝策勲班賞衆每辭多受少
帝由是賢之常與之議論外戚宦臣迭爲消長始此
安帝祐章帝孫卽位太后臨朝封鄧騭及弟悝弘閫
皆爲列侯騭辭不受自和帝之喪鄧騭兄弟常居禁
中騭不欲久在內連求還第太后許之至是辭讓不
獲迯避使者上疏自陳至於五六乃許之以寇賊雨
水策免太尉徐防司空尹勤三公以災異策免自此
始宦官鄭衆蔡倫等皆秉勢豫政司空周章數進直
言太后不能用初太后以平原王勝有痼疾而貪殤
帝孩抱養爲己子故立焉及殤帝崩羣臣以勝疾非

痼意咸歸之太后恐勝終怨乃迎帝立之帝乳母王
聖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閏江京侯伺左右共致
短太后帝每忿懼及太后崩宮人有誣告太后兄弟
悝弘閫謀立平原王帝怒令有司奏悝等太逆無道
遂廢其子西平侯廣宗等爲庶人騭以不與謀徙封
羅侯遣就國宗族免官歸故郡沒入貲產廣宗等皆
自殺騭不食而死平原王翼爲都鄉侯遣歸河間
翼謝絕賓客閉門自守由是得免以耿貴人兄寶監
羽林車騎封宦者江京李閏皆爲列侯閫后兄弟顯
景耀並典禁兵延光三年廢太子保爲濟陰王舉用

賢士天下相望風采然宦官弄權外戚用事賢人君子不能救漢祚之衰閻顯忌宦官樊豐及外戚耿寶豐有司奏貶寶爲亭侯遣就國寶自殺豐下獄死王聖母子徙鴈門而以弟景等爲卿校並處權要威福自出北鄉侯薨閻顯白太后秘不發喪而更徵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中黃門孫程等迎濟陰王保入卽位誅閻顯等遷太后於離宮封程等十九人爲列侯。

順帝名保安帝長子帝朝太后於東宮初議郎陳禪以爲閻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周舉謂司徒李郃曰瞽瞍嘗欲殺舜舜事之逾謹鄭莊公秦始皇怨母隔絕後感頽考叔茅焦之言復修子道書傳美之今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宜密表請率君臣朝覲郃卽上疏帝從之太后意乃安。

冲帝炳順帝子建康元年立爲太子居承光宮帝使侍御史种暲監其家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橋等疑不欲從而未決暲乃手劔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還奏之

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曷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久之

質帝繼章帝庶長子千乘王伉之曾孫勃海王鴻之長子伉子寵改國名樂安父子薨於京師安帝崩鴻始就國冲帝不豫梁冀徵帝到洛陽都亭及冲帝崩與太后定策立之時年不密八歲帝聰慧嘗目梁冀曰跋扈將軍冀惡之遂鴆帝而迎立志

桓帝名志章帝第六子河間王開之孫蠡吾侯翼之長子也本初元年梁太后徵至京將妻以女弟會質帝崩遂與兄冀定策立之帝卽位梁冀以外戚專權

上與宦官單超等謀誅之自是宦官益橫雖以黃瓊陳蕃一時名賢在位而黨錮之禍起矣

靈帝名宏河間王開之曾孫解瀆亭侯熹之長子也時年十三竇后與父竇武定策迎立之卽位好文學竇后臨朝竇武陳蕃爲政天下名賢徵列于朝中外想望太平時宦官專權武等謀誅之事世反爲宦官所殺黃巾盜起命皇甫嵩曹操等討之在位二十二年壽三十四歲改元建寧熹平光和中平子辯立年十四歲何太后臨朝袁紹勒兵盡誅宦官三千餘人董卓脅太后廢辯爲弘農王立陳留王協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三
獻帝協靈帝次子年九歲卽位時袁術起兵討董卓
卓既誅曹操爲相孫堅劉備等起兵互相吞噬已而
操進爵爲魏王末年操子丕迫帝禪位以帝爲山陽
公劉備卽帝位于蜀丕封孫權爲吳王天下遂三分
爲魏蜀吳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三十二

左編

君類

唐高祖

唐高祖李淵隴西成紀人也拜山西河東慰撫大使
擊龍門賊母端兒射七十發皆中賊敗去而斂其尸
以築京觀盡得其箭于其尸突厥犯塞與馬邑太守
王仁恭擊之隋兵少不敵淵選精騎二千爲游軍居
處飲食隨水草如突厥而射獵馳騁示以閒暇別選
善射者伏爲奇兵虜見淵疑不敢戰淵乘而擊之突

厥敗走隋主以淵爲太原留守初淵娶竇毅女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一女適柴紹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其歡心娶長孫晟女晟族第右勳衛順德與右勳侍劉弘基皆避遼東之役亡命晉陽與世民善晉陽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靖相與同宿見城上烽火寂歎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見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勇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文靖坐

與李密連昏繫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爲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

年帝業成矣

是年羅藝起兵涿郡漳南竇建德稱長樂王曾郡徐元朗兵起李密擊敗東都

兵稱魏公梁師都起兵朔方武威司馬李軌起兵河西稱涼王蕭銑起兵巴陵稱梁王世民笑

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世民恐淵不從。久不敢言。淵與裴寂友善。文靜欲因寂開說。乃引寂與世民交。世民以其謀告之。寂許諾。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與王仁恭拒之。不利。恐并獲罪。甚憂之。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爲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爲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吾今執汝告縣官。世民徐曰。世民覩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欲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恐告汝。汝慎勿出口。明

爲首貴地

日世民復說淵曰。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大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惟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以晉陽宮人侍淵。至是淵從寂飲酒。酣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爲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并誅耳。衆情已協。公意何如。淵曰。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大理司直夏侯端謂淵曰。今帝座不安。參墟得歲。必有真人起于其分。非公而誰乎。司馬許世緒

司鎧武士護前勲衛唐憲憲弟儉皆勸淵起兵時建
成元吉尚在河東故淵遷延未發劉文靜謂裴寂曰
先發制人後發制于人且公爲宮監而以宮人侍客
公必可爾何誤唐公也寂懼甚屢趣淵起兵淵乃使
文靜詐爲救書發太原西河鴈門馬邑民年二十爲
兵東擊高麗由是人情恟恟思亂者衆馬邑太守王
仁恭多受貨賂不能賑施郡人劉武周驍勇喜任俠
爲校尉仁恭以其土豪甚親厚之令帥親兵屯閣下
武周與仁恭侍兒私通恐事泄謀作亂先宣言曰今
百姓饑饉僵尸滿道王府君閉倉不賑恤豈爲民父

母之意乎衆皆憤怒武周稱疾卧家豪傑來候問武
周椎牛縱酒因大言曰壯士豈能坐待溝壑今倉廩
爛積誰能與我共取之豪傑皆許諾仁恭坐聽事武
周上謁其黨隨入升階斬仁恭持其首出狗郡中無
敢動者於是發倉以賑饑民馳檄境內屬城皆下之
劉文靜勸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
之自爲手啓不可卑辭厚禮遺始畢云欲舉義兵迎主人
復與突厥和親若能與我俱南願勿侵暴百姓若但
和親坐受寶貨亦惟可汗所擇始畢得啓謂其大臣
曰隋主爲人我所知也若迎以來必害唐公而擊我

無疑矣。苟唐公自爲天子，我當以兵馬助之，卽命以此意爲復書。使者七日而反，將佐皆喜，請從突厥之言。淵不可，曰：諸君宜更思其次。寂等乃請尊天子爲太上皇，立代王爲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鈴。然逼于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時軍士新集，咸未閱習。建成世民與之同甘苦，遇敵以身先之。至西河城下，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各慰撫。

李淵亦自有作略非盡世民能

使復業。遠近聞之大悅。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返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李淵自稱大將軍，開府置官屬。李密復取回洛倉突厥，遣使送馬千匹詣淵。爲互市，許發兵送淵入關。淵拜受書，擇其馬之善者止市，其半義士請以私錢市其餘。淵曰：虜饒馬而貪利，其來將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所以少取者，示貧且不以爲急故耳。當爲汝貫之，不足爲汝費也。淵命劉文靜使突厥，請兵私謂文靜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爲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芻

粟聊欲藉之以爲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時李密書來，望左提右挈，戮方同心，執子嬰于咸陽，殪商辛于牧野，淵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爲我塞成臯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蚌鷁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爲晚也。乃復書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第，攀鱗附翼，惟暨早膺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兄容，復封于唐，斯榮足矣。密得書甚喜，以示

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雨久不止，淵軍中糧乏，文靜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欲北還，裴寂等亦以爲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世民曰：今乘禾穀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爲賊耳，何以自全？建成亦以爲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淵已寢。

志立其大
故輸世民
一第

事急矣非
大驚疾呼
不得

不得入號哭在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
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于前敵乘于後處
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
軍嚴而未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
成敗皆在爾惟爾所爲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追左
軍復還旣而太原運糧亦至八月雨霽淵趣霍邑恐
老生不出建成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
理無不出淵然之乃與數百騎先至霍邑城東以待
步兵使建成世明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麾若將
圍城之狀且詭之老生怒引兵三萬分道而出淵使

殷開山趣召後軍後軍至淵乃與建成陳于城東世
民陳于城南淵建成戰小却世民與軍頭段志玄引
兵馳下衝老生陳出其背老生兵敗墮塹劉弘基就
斬之僵尸數里日已暮淵卽命登城時無攻具將士
肉薄而登遂克之至龍門劉文靜以突厥兵五百人
馬二千匹來會淵喜其緩謂文靜曰吾西行及河突
厥始至兵少馬多皆君將命之功也河東縣戶曹任
瓌說淵曰關中皆企踵以待義兵環久在馮翊知其
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
城逼邵陽蕭造文吏必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

迎。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悅至。分陰以書招之。華來見淵。淵慰獎之。以任環爲招慰大使。環說韓城下之。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攻長安不克。退爲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世民曰。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知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若淹留自弊于堅城之下。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懷也。屈突通自守虜。

耳。不足爲慮。淵兩從之。留諸將爲河東。自引軍而西。京兆諸縣多遣使請降。是時隋將王世充與李密相拒於洛陽。李淵濟河。遣建成守漳關。世民徇涇北。京兆內史衛文昇年老聞淵軍至。憂懼成疾。獨將軍陰世師郡丞骨儀奉代王侑乘城拒守。淵進屯馮翊。世民所至。吏民及羣盜歸之如流。世民收其豪俊以備僚屬。營于涇陽。勝兵九萬。隰城尉房玄齡謁世民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叅軍引爲謀主。淵命劉弘基殷開山分兵西略扶風。有衆六萬。世民軍令嚴整。秋毫不犯。遣使白淵請期赴長安。淵命建成選倉

上精兵趣長安宮世民帥新附諸軍北屯長安故城
延安上郡雕陰皆請降淵引軍西行所過離宮園苑
皆罷之出宮女還其親屬十一月克長安代王左右
奔散唯姚思廉侍側軍士將登殿思廉厲聲訶之曰
唐公舉義兵匡帝室卿等母得無禮衆皆愕然布立
庭下淵迎王於東宮遷居大興殿後廳思廉扶王至
閣下泣拜而去初淵起兵留守官發其墳墓毀其五
廟至是衛文昇已卒執陰世師骨儀等十餘人斬之
餘無所問遣屈突通至河東城下招堯君素君素曰
公爲國大臣奈何負國更爲人作說客邪通慙而退

唐王淵遣使徇巴蜀下之武德元年三月宇文化及
殺隋主於江都隋越王侗稱帝于洛陽隋以唐王爲
相國唐王卽皇帝位改元武德時突厥強盛東自契
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控弦百餘萬
唐初起兵資其兵馬前後餉遺不可勝紀突厥恃功
驕倨每遣使長安多暴橫唐主優容之薛仁果之爲
太子也與諸將多有隙及卽位衆心猜懼郝瑗哭舉
而灰由是寢弱世民至高塘仁果使宗羅睺將兵拒
之世民堅壁不出諸將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
沮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我

奮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仁杲糧盡，所部多降。世民乃遣兵營于淺水原，以誘之。羅暉大喜，盡銳攻之。數日，世民度其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使龐玉陳于原南，羅暉并兵擊之。玉幾不能支，世民乃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自帥驍騎數十，陷陳，羅暉軍潰。世民帥騎二千追之，竇軌叩馬苦諫，世民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遂進圍之。仁杲將士多叛，計窮出降，得其精兵萬餘人。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旣舍步兵，又無攻具，直造城下，衆皆以爲不克而取之，何也？世民曰：羅暉所將皆

隴外驍將悍卒，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杲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則散歸隴外，折塘虛弱。仁杲破膽不暇爲謀，此吾所以克也。衆皆悅服。世民所得降卒悉使仁杲兄弟及羅暉等將之，與之射獵，無所疑問。賊畏威銜恩，皆願效死。師還長安，斬仁杲于市。唐以世民爲陝東大行臺蒲州及河北兵馬並受節度。堯君素守河東，唐遣獨孤懷恩攻之，不下，招之不從，遣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志在守死，謂將士曰：吾大義不

得不死。必若隋祚未終。天命有屬。自當斷頭以付諸君。持取富貴。今城固糧足。大事未可知。不可橫生心也。久之食盡。又聞江都傾覆。左右殺君素以降。別將王行本誅作亂者。復乘城拒守。懷恩引兵圍之。初。宇文化及遣使招隋幽州將羅藝。藝曰。我隋臣也。斬其使。爲煬帝發喪。臨三日。竇建德高開道。各遣使追之。藝曰。二子皆劇賊耳。唐公乃吾主也。遂與漁陽上谷諸郡皆奉表降唐。唐以爲幽州總管。其將薛萬徹。萬鈞亦皆授以官爵。時王行本據蒲坂。猶未下。亦與武周相應。關中震駭。唐主曰。賊勢如此。難與爭鋒。宜集

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王世民請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假臣精兵三萬。必平殄武周。克復汾晉。唐主于是發關中兵以益世民。使擊武周。是時竇建德克唐黎陽。遂定衛滑兗等州。王世充徇地至滑臺。唐汴亳州降之。世民引兵自龍門。乘冰度河。屯栢壁。與金剛相持。時河東州縣俘掠之餘。未有倉廩。人情恇擾。聚入城堡。徵歛無所得。軍中乏食。世民發教諭民。民聞世民來。莫不歸附。至者日多。然後漸收其糧。軍食以充。乃休兵秣馬。令偏裨乘間抄掠。大軍堅壁不戰。

由是賊勢日衰。世民嘗自帥輕騎覘敵騎，皆四散。世民獨與一甲士登丘，而寢。俄而賊兵四合，初不之覺。有蛇逐鼠，觸甲士之面，甲士驚寤，遽白世民。俱上馬，馳百餘步，爲賊所及。世民以大羽箭射殪其驍將賊騎，乃退。唐將李孝基等攻賊黨呂崇茂于夏縣，崇茂求救于金剛。金剛遣其將尉遲敬德尋相將兵奄至虜。孝基等敬德等將還，世民遣陰開山等邀之于良美州，大破之。頃之，敬德相潛引精騎援王行本於蒲坂。世民自將步騎三千，從間道趣安邑，邀擊，又大破之。敬德僅以身免，悉俘其衆，復歸柏壁。諸將咸請與

金剛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兵精將猛，武周據太原，倚金剛爲扞蔽。金剛軍無積蓄，以虜掠爲資，利在速戰。我閉營養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孝基謀逃歸，劉武周殺之。唐將攻王行本于蒲坂，行本軍敗出，降斬之。是歲，并楚夏，定楊梁，師都梁，銑鄭梁，法興吳凡九國定。楊梁法興亡，劉武周取唐長子壺關，宋金剛戰，屢敗，食盡北走。世民追及秦相於呂州，大破之。乘勢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總管劉弘基諫曰：「大王深入不愛身乎？士卒饑疲，俟兵糧畢集。」

更得無有
諛辭乎

進未晚也。世民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阻，必乘此勢攻敗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不可復攻矣。吾竭忠狗國，豈愛身乎？遂策馬而進，追及金剛于鼠雀谷。一日入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軍中止，有一羊與軍士分食之，引兵趣介休。金剛以衆二萬出西門背城市，陳南北七里。李世勣與戰，小却。世民帥精騎擊之，出其陳後。金剛大敗，斬首三千級。金剛輕騎走，世民追之數十里，至張難堡。浩州行軍總管樊伯通據堡自守，世民免胄示之，堡中喜譟且泣。左右告以王二日不食，獻濁酒脫

天喜

粟尉遲敬德收餘衆守介休。世民遣任城王道宗往諭之，敬德尋相舉介休降。世民得敬德，喜甚，以爲統軍使，將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叅。屈突通慮其爲變，告世民，不聽。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走突厥。金剛亦走突厥。世民入并州，武周所得州縣皆入于唐。唐以唐儉爲并州道安撫大使，李仲文爲總管。未幾，金剛謀走上谷，突厥追獲，腰斬之。武周之南寇也，其黨苑君璋諫曰：唐主舉一州之衆，直取長安，所向無敵，此乃天授，非人力也。晉陽以南，道險隘，縣軍深入，無繼于後，若進戰不利，何以自還？不如北連突厥。

南結唐朝南面稱孤則爲長策武周不聽留君璋守
朔州及敗泣謂君璋曰不用君言至此久之謀亡歸
馬邑事泄突厥殺之而使君璋統其餘衆後君璋降
唐世民圍洛陽宮城城中守禦甚嚴大礮飛石重五
十斤擲二百步八石弩箭如車輪輻鏃如巨斧射五
百步世民四面攻之晝夜不息旬餘不克城中欲翻
城凡十三輩皆不果發而死旬餘不能克將士疲弊
思歸劉弘基請班師世民曰東方已服洛陽孤城勢
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棄之乃令軍中曰敢言班師
者斬衆不敢復言唐王亦密敕世民使還世民遣使

奏曰世充智盡力窮克在朝夕唐主從之世民又遣
王君廓夜襲虎牢拔之王世充使說突厥頡利曰昔
啓民奔隋賴文帝之力有此宇今唐天子非文帝子
孫宐伐之以報文帝之德頡利然之唐主以中國未
寧待突厥甚厚而頡利求請無厭言辭驕慢至是寇
汾陰唐兵久圍洛陽城中乏食民食草木泥餅灰者
相倚於道竇建德悉發孟海公徐圓朗之衆西救洛
陽兵十餘萬軍于成臯之東原遣使與世充相聞先
是建德遺世民書請退軍潼關返鄭侵地復修前好
世民集將佐議之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

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拒何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所將皆江淮精銳。但乏糧食。故爲我持。建德遠來。兵亦精銳。若縱之至北。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混一無期。今宜分兵守洛陽。堅壁勿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臯。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旣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善之。世民曰。世充兵摧食盡。上下離心。不煩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將驕卒。隋吾據武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險爭鋒。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戰。旬月之間。世充自潰。城

破。兵彊氣勢自信。一舉兩克。在此行矣。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賊併力。其勢必彊。何弊之承。吾計決矣。通等又請解圍據險。以觀其變。世民不許。中分麾下使通等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趣武牢。時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趨鞏而去。王世充登城望見。莫之測也。竟不敢出。癸未。世民入武牢。甲申。將驍騎五百出武牢。東二十餘里。覘建德之營。緣道分留從騎。使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將之。伏於道傍。纔餘四騎。與之偕進。世民謂尉遲敬德曰。吾執弓矢。公執槩相隨。雖百萬

衆若我何。又曰：賊見我而還，上策也。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以爲斥候也。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建德軍中大驚，出五六千騎逐之。從者咸失色。世民曰：汝第前行，吾自與敬德爲殿。於是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引弓射之，輒斃一人。追者懼而止，止而復來，如是再三。每來必有斃者。世民前後射殺數人，敬德殺十許人。追者不敢復逼。世民遂巡，稍却以誘之，入于伏內。世勣等奮擊，大破之，斬首三百餘級，獲其驍將殷秋石瓚以歸。秦王世民遣王君廓將輕騎千餘抄其糧運，又破之。謀者告曰：

建德伺唐軍芻盡，牧馬於河北，將襲武牢。五月，秦王世民北濟河南，臨廣武，察敵形勢，因留馬十餘匹，牧于河渚，以誘之。夕還武牢，已未。建德果悉衆而至，自板渚出牛口，置陳北，距大河西。薄汜水南，屬鵠山，亘二十里。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將數騎，升高丘以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囂，是無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饑，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者。與公等約，甫過日中，必破之矣。建德意輕唐軍，遣三百騎涉汜水，距唐營一里所，止遣使與世民相聞，曰：請選

銳士數百與之劇。世民遣王君廓將長槩二百以應之。相與交戰。乍進乍退。兩無勝負。各引還。王琬乘隋煬帝驄馬鎧仗甚鮮。迥出陳前。以誇衆。世民曰。彼所乘。真良馬也。尉遲敬德請往取之。世民止之曰。豈可以一馬喪猛士。敬德不從。與高甌生。梁建方。三騎直入其陳。擒琬。引其馬而歸。衆無敢當者。世民使召河北馬待其至。乃出戰。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饑倦。皆坐列。又爭飲水。逡巡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戒之曰。賊若不動。爾宜引歸。動則引兵東出。士及至陳前。陳果動。世民曰。可

擊矣。時河渚馬亦至。乃命出戰。世民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東涉汜水。直薄其陳。建德羣臣方朝謁。唐騎猝來。朝臣趨就建德。建德召騎兵使拒唐兵。騎阻朝臣不得過。建德揮朝臣令却進退之間。唐兵已至。建德窘迫。退依東陂。竇杭引兵擊之。戰小不利。世民帥騎赴之。所向皆靡。淮陽王道玄挺身陷陳。直出其後。復突陳而歸。再入再出。飛矢集其身。如蝟毛。勇氣不衰。射人皆應弦而仆。世民給以副馬使。從已。于是諸軍大戰。塵埃漲天。世民帥史太宗。程知節。秦叔寶。宇文歆等捲旆而入。出其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

顧見之、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首三千級、建德中、樂窳
匿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逐之、建德墜
馬、讓拔槊欲刺之、建德曰、勿殺我、我夏王也、能富貴
汝、武威下擒之、載以從馬、來見世民、世民讓之、曰、我
討世充、何預汝事、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建德
將士皆潰去、俘獲五萬人、世民即日散遣、使歸鄉里、
遂囚建德、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乃素服帥太
子羣臣三千餘人詣軍門降、于是部分諸軍先入洛
陽、禁止侵掠、世民乃入宮城、命房玄齡收隋圖籍、蕭
瑀封府庫、收金帛、頒賜將士、收段達、單雄信、朱粲等

十餘人、斬之、蘇威請見、稱老病不能拜、世民遣人數
之曰、公隋室宰相、危不能扶、使君弑國亡、見李密王
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何勞相見、世民觀隋宮
殿、歎曰、逞侈心、窮人欲無亡、得乎、命撤端門樓、焚乾
陽殿、毀則天門、闕廢、諸道場、建德餘眾與裴矩奉建
德妻曹氏及傳國八璽、請降于唐、世充弟世辦亦以
徐宋等三十八州請降、淮安王神通又徇下山東三
十餘州、世充建德之地悉平、秦王世民至長安、獻俘
太廟、赦王世充、斬竇建德、是年杜伏威執李子通、送
長安、冬十月、特置天策上將、以授秦王世民、世民開

館延文學之士，李孝恭、李靖伐梁，梁主銑降以歸，殺之。實建德故將劉黑闥起兵漳南，據洺州，盡有建德故道。徐圓朗舉兵于兗州，應劉黑闥，幽州饑，李藝告糴于高開道，許之。藝發三千人，車數百乘，騾馬千匹，往受粟，開道悉留之，告絕于藝，復稱燕王，北連突厥，南與劉黑闥相結，恒定幽易，咸被其患。五年，世民軍至獲嘉，黑闥棄相州，世民取之，進軍肥鄉，列營洺水，上以逼之，李藝以兵數萬來會，黑闥自將拒之，遣兵擊藝于鼓城，大敗。洺水人據城來降，世民遣王君廓守之，黑闥引兵還攻，甚急，世民三引兵救之，不得進。

恐君廓不能守，羅士信請代君廓守之。世民登城西，南高冢，以旗招君廓，君廓突圍而出，士信乘之入城，黑闥晝夜擊攻，會大雪，救兵不得往。凡八日，城陷，黑闥素聞其勇，欲生之，士信辭色不屈，乃殺之。世民復拔洺水，與藝營於洺水之南，黑闥數挑戰，世民不應。李世勣逼其營，黑闥運糧水陸俱進，程名振邀之，沉其舟，焚其車，相持六十餘日。世民度黑闥糧盡，必來決戰，乃使人堰洺水上流，黑闥果帥兵萬人渡洺水，壓唐營而陳。世民自將精騎擊破之，黑闥帥眾殊死戰，自午至昏，戰數合，黑闥勢不能支，遂先遁，餘眾猶

格戰守吏決堤水大至衆遂潰黑闥等奔突厥山東
悉平已而黑闥復引突厥入寇爲其下所執以降斬
之馮盎以所部嶺南八州來降秦王世民討徐圓朗
圓朗走死其地皆平幽州總管李藝來朝突厥數爲
邊患六年并州長史竇靜表請于太原置屯田以省
餽運朝議不合靜切論不已徵靜入朝與裴寂等議
于唐主前寂等不能屈乃從靜議歲收數千斛秦王
復請增置屯田於并州從之七年漁陽高開道見天
下皆定欲降自以數反覆不敢其將卒咸有離心開
道選勇敢數百人謂之假子常直閣下使其將張金

樹領之金樹遣人入與假子遊戲因潛斷其弓弦竊
其刀槩以出乃帥其黨攻開道假子將禦之弓弦皆
絕刀槩皆失爭出降開道知不免乃自殺金樹悉收
假子斬之遣使來降詔以其地爲媯州世民卽位放
宮女三千餘人突厥入寇至便橋上親禦之突厥請
盟而退上日引諸衛將卒數百人習射顯德殿諭之
曰朕不使汝曹穿池鑿死專習弓矢閑居則爲汝帥
禦寇則爲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上曰王者
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
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

與光武厭
異

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爲政之體乎。其後或請追秦府舊兵入宿衛者。上曰。朕以天下爲家。惟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不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天下也。

唐太宗

中宗

玄宗

文宗

昭宗

第一義

太宗貞觀元年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民疾苦。政事得失。無忌與上爲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上委以腹心。欲相者數矣。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貴寵極矣。誠不願兄弟執國政。呂霍上官。可爲切骨之戒。上不

天失德何取乎納諫

日各執則非雷同押名

聽卒用之。上以瀛州刺史盧祖尚廉平。公直欲遣鎮撫交趾。祖尚既謝而復悔之。以疾辭。上遣杜如晦等諭旨。祖尚固辭。上大怒曰。使人不行。何以爲政。命斬于朝堂。尋悔之。以王珪爲侍中。故事。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至是上謂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正以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舍已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短。遂成怨隙。或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爲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煬帝

之世是也。又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玄齡等皆頓首謝。上曰：爲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于屏風，坐卧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乃命五品以上各舉堪爲縣令者，以名聞詔。自今奴告主者，斬之。上遣使至涼州，涼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鷹，使者諷使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游，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上悅，手詔褒美，賜以

荀悅漢紀：濮州刺史龐參壽坐賊免，上以其秦府舊人，復其官。魏徵曰：秦府左右甚多，若人人皆恃恩私，則爲善者懼矣。上悅，謂相壽曰：我昔爲一府主，今爲天下主，不得獨私故人。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修洛陽宮，張玄素諫曰：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也。且陛下初平洛陽，凡隋宮室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陛下役瘡痍之民，襲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煬帝矣。上謂玄素曰：然則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耳。上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

顧謂房玄齡曰玄素所言有理可卽罷之後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乃賜玄素綵二百匹除鞭背刑上讀明堂針灸書云人五臟之系咸附于背故有是命以金帛賜突厥贖男女八萬口遣使詣高麗葬隋戰士河內人李好德有心疾爲妖言大理丞張蘊古案之奏好德實被疾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奏蘊古相州人而好德兄厚德爲其刺史故蘊古阿意縱之上怒斬之旣而悔之因詔自今有死罪雖令卽決仍三覆奏乃行刑萬紀與御史李仁發俱以告訐有寵大臣數被譴怒魏徵諫曰此等小人不識大

體以訐爲直以讒爲忠挾恩依勢逞其奸謀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奈何昵茲以自損乎上默然旣而萬紀等皆得罪魏徵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縱成囚大縱三百九十人還家復來歸獄詔赦之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才而專言銀利昔堯舜抵璧于山投珠于谷漢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待我耶是日黜萬紀使還家上

獵洛陽苑有羣豕突出前及馬銜唐儉投馬搏之上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對曰陛下以神武定四海豈復逞雄心于一獸上悅爲之罷獵初頡利可汗之弟結社率入朝爲中郎將久不進秩陰結故部落四十餘人作亂夜襲御營折衝孫武開等帥衆奮擊久之乃退馳入御廄盜馬北走追獲斬之結社率之反言事者多云突厥留河南不便上乃賜懷化郡王阿史那思摩姓李氏立以爲可汗賜之鼓纛使帥其種落還舊部突厥咸憚薛延陀不肯出塞上賜薛延陀璽書言日前破突厥止

爲頡利一人爲百姓害實不貪其土地今使還其故國爾薛延陀受冊在前突厥受冊在後當以先後爲大小各守土疆母或踰分其有故相抄掠我則發兵往問其罪薛延陀奉詔于是遣思摩帥所部建牙于河北遣趙郡王孝恭齎冊書築壇于河上而立之上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木安得滋榮先是許以公主嫁薛延陀延陀可汗夷男使其姪納幣獻羊馬契苾何力上言薛延陀不可與昏上曰吾許之矣可食言乎何力曰願敷夷男使親迎彼必不敢來則絕之有名矣上從之乃詔幸

靈州名真珠可汗會禮真珠欲行其臣曰不可往必
不返真珠曰天子聖明遠方朝服今親幸靈州以愛
主妻我我得見天子死不恨矣又多以羊馬爲聘經
沙磧耗死過半乃責以聘禮不備絕之褚隨良上疏
薛延陀先無府庫至是厚歛諸部以充聘財諸部怨
叛薛延陀由是遂衰高麗泉蓋蘇文弑其王建武上
曰蓋蘇文弑其君而專國政誠不可忍以今日兵力
取之不難但不欲勞百姓吾欲且使契丹靺鞨擾之
何如長孫無忌曰蓋蘇文自知罪大畏討必嚴設守
備陛下姑爲之隱忍彼得自安安必更驕惰討之未

晚也。上曰善。于是遣使持節册命高藏爲遼東郡王。
上嘗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
史官書人君言動備紀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爲非未
聞自取而觀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耶對曰
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
亦皆記之矣。上又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朕之心異
于前世帝王所以欲觀國史蓋欲知前日之惡爲後
來之戒耳。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
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或有飾
非護短史官不免刑誅則莫不順旨全身千載何所

信乎上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爲高祖
今上實錄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
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存
魯朕之所爲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卽命直書其事
新羅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朝貢之路
乞兵救援上遣使齎璽書諭之蓋蘇文不奉詔使還
上欲自討之羣臣諫皆不聽十八年帝如洛陽命房
玄齡留守以張亮李世勣爲行軍大總管下詔諭天
下親征高麗突利可汗有衆十萬數被薛延陀攻伐
不能御其衆悉南渡河請處于勝夏之間上許之羣

臣皆口陛下方遠征遼左而置突厥于河南距京師
不遠豈得不爲後慮願留鎮洛陽遣諸將東征上曰
夷狄亦人耳情與中夏不殊以德治之則可使如一
家且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歸我其情可見矣突利
旣失衆輕騎入朝上以爲武衛將軍十九年春正月
帝發洛陽李世勣等拔蓋牟等城以所克高麗城置
遼州巖州攻安市城不下詔班師還師渡遼暴風雪
士卒沾濕多死者凡征高麗拔十城徙遼蓋巖三州
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新城建安駐蹕三大戰斬首
四萬餘級戰士死者幾二千人戰馬死者什七八上

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名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初。上東行，謂劉洎曰：我今遠行，爾輔太子，安危所寄，宜深識我意。對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罪者，臣謹卽行誅。上以其妄，恠之。及上還不豫，洎色悲懼，謂同列曰：疾勢如此，聖躬可憂，或譖於上，曰：洎言國家不足憂，但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定矣。上以爲然，詔賜自盡。二十年，遣大理卿孫伏伽等以六條巡察四方。高麗王藏及莫離支蓋金遣使謝罪，并獻二美女，金卽蘇文也。上以師還之後，金益驕恣。

表辭說誕，待唐使者倨慢，屢違詔攻新羅，詔勿受其朝貢。復議討之。時李世勣擊降薛延陀，回紇諸部皆來朝，請吏詔以爲六府七州，各以其酋長爲都督，刺史各賜金繒，遣之。諸酋長奏請以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叅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上許之。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上將復伐高麗，朝議以爲高麗依山爲城，攻之不可卒拔。前大駕親征，國人不得耕種，大半乏食。今若遣偏師，更迭擾其疆場，使彼疲于奔命，釋去人堡，數年之間，千里蕭條，則人心自離，鴨綠以北可不戰而取矣。上從之，遣牛進

達李世勣水陸並進以討之李素玄爲瀚海都護統
瀚海等五府臯蘭等七州初羣臣集上文章上曰朕
之辭令有益于民者史皆書之足爲不朽若其無益
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章何
救于亡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爲遂不許太白晝見
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
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以武衛將軍李君羨小名五
娘而官稱封邑皆有武字出爲華州刺史御史復奏
君羨謀不軌上遂誅之上嘗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秘
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

已在宮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
盡其兆旣成矣中宗始卽位之初過寵后父因大臣
切諫有不道語爲母所廢流離艱苦困心衡慮羸十
五年及其正位昏愚之態又甚於前縱嬖妻之嬖黨
信妖女之撓權姦惡日滋淫穢彰聞尊寵三思而武
氏再得志矣貶損譙王而愛子亦不保矣竄殺五王
而功臣俱罹禍矣用斜封墨敕而賄賂苟午殺韋月
將斤宋璟尹思貞而忠言雍底甚者御黎園幸隆慶
池幸玄武門觀宮女拔河名近臣入閣守歲觀燈於
市里迹中宗之一身始爲母所廢終爲妻所殺而四

子皆不得其死嗣亦不傳豈天穢其德而絕之耶韋
后既醜中宗立溫王重茂韋后攝政相王子隆基舉
兵誅后廢重茂奉父相王立之

玄宗隆基睿宗第三子封臨淄王玄宗母昭成竇后
兄二人長宋王憲次撫初睿宗將立太子以憲最長
而平王隆基有功疑不能決憲辭曰國家安則先嫡
長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
王之上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上從之凡鎮兵
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
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

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昔

也圖無逸今也圖山水昔也焚錦繡今也供織錦昔

也天樞石臺之室毀今也金仙玉真之役興嬖妃子

而飲鵠以為甘寵胡雛而養虎以為玩三子無罪一

日殺之殺太子瑛鄂而父子之恩垂十年子婦一朝

奪之乙亥冊為壽王 乙酉為貴妃而夫婦之倫亂罷張九齡相李

林甫殺周子諒而君臣之義缺此三者人道之大綱

也三綱絕矣其能有天下乎至于久任邊將而貽唐

世藩鎮之禍用高力士而貽唐世宦官之禍開兩鉅

釁迄以亡唐益可歎矣

文宗昂穆宗第二子封江王初劉弘逸薛李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上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珣旣罷士良屢譖弘逸等勸上除之於是賜二人死仍遣中使就誅嗣復及珣杜棕奔馬見宰臣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卽位茲事不宐手滑德裕乃與崔珙陳夷行三上奏曰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爲寃兩河不臣者得以爲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賜交通藩邸竄至死旣而追悔爲之出涕嗣復等若有罪當先行訊鞫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遽遣使誅之人情震駭願開延英

賜對遂入泣涕極言上命之坐者三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旣死而衆以爲寃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爲卿等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歎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珣季陵志在陳王嗣復弘逸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嬖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知遂追還二使更貶嗣復等

昭宗傑懿宗第七子僖宗之弟也帝有英氣銳然有恢復先烈之志然當其時姦臣擅政藩鎮跋扈天下

之釁。鴟張蟠結而不可解。一時大臣竭忠拚難。僅有杜讓能一人。而宦者揚復恭之徒。方且恃功驕恣。自號為定策國老。斥帝為門生。疾成膏盲。不可救藥。終則兵交關庭。矢及御衣。漂泊莎城。流寓華陰。幽辱東內。劫遷岐陽。遣使告難。四方不聞。一人惻然赴難者。事勢至此。瓦解解土崩。不復有唐之天下矣。

宋太祖 仁宗

宋太祖趙匡胤。涿州人。後唐明宗天成元年。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本胡人。因亂為眾所推。願天早生聖人。以為生民主。明年丁亥。帝應期生於洛陽夾馬營。

于世宗遣使遺匡胤書。饋自

之內府。間乃不行。攬轡誓諸將

有道天子之言故足
猶失

我不能為若主也。皆下馬曰。願受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非百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違不汝贖也。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贈周韓通為中書令。欲加王彥昇擅殺之罪。羣臣以建國之始。乞贖之。太祖猶怒。故終身不得節鉞。舊制宰相上殿。命坐而議大政。其進擬差除。但入熟狀。畫可降出。奉行而已。質等自以周朝

舊臣稍存形跡且憚上英睿乃請用劄子面取旨退各疏其事同例書字以誌帝從之坐論之禮遂廢帝遣使加昭義節度使李筠中書令使者至洛州筠欲拒之賓佐切諫乃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像懸於壁涕泣不已賓佐惶駭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為訝筠長子守節泣諫筠不聽帝手詔慰撫且召守節為皇城使北漢主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舉兵及守節至汴筠遂起兵令幕府為檄數宋王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送于北漢以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據其城北漢主自帥兵赴筠筠迎謁

守信等與筠合趙氏危矣其端氏之章孝覽哉

于太平驛言受周太祖恩不敢愛死北漢主與周世讐不悅其語因使其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見漢兵弱少而贊又來監心甚悔之謀多不協乃留守節守潞而身引眾南向北漢主聞贊與筠異復遣其平章事衛融和解之帝遣石守信高懷德慕容延釗王全斌分道擊之仍敕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守信等敗筠兵于長平遷周六廟于洛陽仍命郭玘以時享祀帝自帥大眾討筠山路險峻多石帝先於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即日平為大道遂與守信等會大敗筠眾于澤州南殺盧

贊筠走保澤州宋列柵圍之馬全義帥敢死士數十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筠赴火死獲衛融融請死帝怒以鐵槌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帝曰忠臣也釋之以爲太府卿北漢主懼引師歸帝進攻潞州守節以城降帝釋其罪以爲單州團練使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周太祖之甥也與帝同事周室分掌兵柄常心憚帝及帝卽位加重進中書令移鎮青州重進愈不自安陰懷異志及李筠舉兵重進遣親吏翟守珣往潞陰結筠守珣素識帝乃潛詣京師求見帝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

終無歸順之志帝厚賜守珣令說重進緩其謀無令二兇並作分我兵勢守珣歸勸重進未可輕發重進信之旣而帝遣六宅使陳思誨賜之鐵券重進欲治裝隨思誨朝汴左右沮之猶豫不決又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援于唐唐主以聞于帝帝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渥等分道討之趙普勸帝自行十月發汴十一月至廣陵卽日拔之城將陷左右欲殺思誨重進曰吾將舉族赴火死殺此何益卽盡室自焚思誨亦被害車駕入城戮同謀者數百人初太祖加郭崇兼中書令崇在周

時爲成德軍節度使追感周室恩時復泣下監軍陳思誨密奏其狀因言常山近邊崇有異心宜謹備之太祖曰我素知崇篤于恩義蓋有所激發耳遣人覘之還言崇方對賓屬坐池潭小亭飲博城中晏然太祖笑曰果如朕言未幾來朝時命李重進爲平虜軍節度重進叛改命崇爲節制帝令諸軍習戰艦于迎鑿鎮唐主大恐遣使犒師且使其子從鎰朝于揚州唐臣杜著薛良以罪奔宋獻平南策帝怒其不忠斬著于蜀市配良廬州牙校遂還汴唐清源節度使留從効入貢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帝謂宰相曰

光
明

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帝曰非斯人不可卿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卽日復入翰林帝嘗名儀草制至死門儀見帝岸幘跣足而坐因却立不肯進帝遽索冠帶而後名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也帝歛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嘗彈雀於後苑或稱急事請見上亟見之其所奏乃常事爾上怒詰之對曰臣以爲尚急於彈雀上愈怒舉斧柄撞其口墮兩齒其人徐俯拾齒置懷中上罵曰汝懷齒欲訟我乎對曰臣不能訟陛下自

勞田之役
公田之役
正與擇人
反

當有史官書之也。上悅，賜金帛慰勞之。初，頗好獵，一日逐兔馬蹶墮地，因引佩刀刺馬殺之。既而悔，曰：吾為天下主，輕事田獵，又何罪馬哉！自是不復獵。建隆二年，初，周世宗末年嘗命官詣諸州度民田，而使者多不稱。至是，帝謂侍臣曰：度田蓋欲勤恤下民而敝愈甚，今當精擇其人。遂分遣常參官詣諸州，尋詔州縣課民種植，每縣定民為五等，第一種雜本百，每等減二十為差，桑棗半之。男女十歲以上種韭一畦，闊十步，長十步。長吏以春秋巡視，著為令。州縣又置義倉，官所收二悅，每一石別輸一斗貯之，以備凶歉。

制宦官給事掖庭，母過五十人，詔設通判于諸州，以分節度使之權。又以常參官知縣事，用趙普之言也。初，置諸路轉運使、節度防禦團練觀察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籍。於是財利盡歸于上。命諸州選曉勇補禁旅，遣禁旅分戍邊城，以革藩鎮專兵之弊。既平荆湖西蜀，收其金帛，別為內庫，儲之號封樁庫。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以為軍旅餒饑之備。帝嘗諭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使一方獨限外境，朕憐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萬，遣使謀於彼，儻肯以地歸于我，則以此酬之，不然朕當散滯財募勇士。

後益臣
出內帑
至二三
真可
長也

因悔澶淵
為孤江致
罪冠進故
其氣日短

以圖攻取也。又嘗欲以百練易一胡人首，尋又鑿大
池于京城南，號講武池，選精卒習戰。池中帝嘗臨觀
之。契丹涿州刺史耶律琮貽書宋知雄州孫全興，請
通好。全興以聞，宋主命答書許之。契丹乃遣使詣宋，
宋遣使報之。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瑞沓臻。天書屢
降，導迎奠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恠也。他日修
遼史，見契丹故俗而後推求宋人之微意焉。宋自太
祖幽州之敗，惡言兵矣。契丹其主稱天，其后稱地，一
歲祭天，不知其幾獵而手接飛鳥，或鴈鴒自投地，皆
稱為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

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
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覷之志。
嗚呼！然不思修本以制敵，又效尤焉，計亦未矣。仁宗以
天書殉葬山陵，嗚呼！賢哉。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
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
嬖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
以勝善類之氣。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三十三

經濟編

君類

君道

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
 撓之謂之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氣故此官之所
 以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代之惑主多官而反
 以寡生剔則失所以為立之本矣草鬱剔為腐樹鬱
 剔為蠹人鬱剔為病國鬱剔百慝竝起危亂不禁所
 謂國鬱者主惠不下宣人欲不上達也是故聖王貴

忠臣正士爲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尅已復禮賢良自至君耕后飭蚕蒼生自化由是言之。剗賢良正可待不可求求得非賢也。蒼生正可化不可刑刑行非理也。堯舜有爲人主之勤無爲人主之欲故天下各得濟其欲有爲人主之位無爲人主之心故天下各得肆其心士有天下人愛之而主不愛者有主獨愛之而天下人不愛者用天下人愛者剗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剗天下危人主安可以自放其愛憎哉。由是重天下者當制其情所謂天下者謂其有尊萬物也所謂有邦國者謂其有人衆也夫國以人爲本人安

剗國安故憂國之主務求理人之術玉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怪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鍤石也。今夫以隼翼而被之鷄視不明者正以爲隼明者視之乃鷄也。今夫小人多誦經籍方書或學奇技通說而被以青紫章服使愚者聒聽而眎之正爲君子明者聒而眎之乃小人也。故人主誠明以言取人理也。以才取人理也以行取人理也。人主不明以言取人亂也。以才取人亂也以行取人亂也。夫聖人之用人也貴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姓暢然自理矣。若人主貴耳聞之功剗天下之人運

貨遂利而市譽矣。貴目見之功。剗天下之人。恢形異
執而爭進矣。貴可道之功。剗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
飾辭矣。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則政敗矣。
人主皆知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
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知其細失其大。不知類矣。
于虐。人主清心省事。人臣恭儉守職。太平立致矣。而
代主或難之。吾所不知也。若人主方寸之地。不明不
斷。剗天地之宜。四海之內。動植斧類咸失其道矣。以
耳月取人者。官多而政亂。以心慮取人者。官少而政
清。是知循理之代。務求不可見。不可聞之材。澆危之

代務取可聞可見之材于虐。人主豈知哉。以耳目取

人人皆黷。旹攘以買譽。以心慮取人人皆靜正。以勤

德吏靜正。以勤惠。則不言而自化。吏黷旹以買譽。剗

刑之而不審。畏代主豈不知哉。周元倉楚君道篇

今人主有大患。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

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剗與汗邪之人

疑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在也。故人主有私人

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本不利

于所私也。知隆禮義之為尊君也。知好士之為美名

也。知愛民之為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為一俗也。知尚

賢使能之為長功也。知務本禁末之為多材也。知無與下爭之為便于事也。知明制度權物稱用之為不泥也。是卿相輔佐之材未及君道也。能論官此三材者。是人主之道也。荀况君道篇

昔者舜問于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也，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

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莊周天道篇

是故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臣人也者，無愛如其力，言下力上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之相守之相畫之官守之官畫之民役之則，又有符節印璽典法筭籍以相揆也。此明公道而滅姦偽之術也。論材量能謀德而舉之上之道也。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下之事也。為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為人臣者上共專于上，則人主失威。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蒞民而不言，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上之人明其道下之

善者以身
下人亦有
役之道焉
故曰我役

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為一體是故知
善人君也身善人役也君身善則不公矣人君不公
常惠于賞而不忍于刑是國無法也治國無法則民
朋黨而下比飾巧以成其私法制有常則民不散而
上合竭情以納其忠是以不言智能而順事治國患
解大臣之任也不言于總明而善人舉姦偽誅視聽
者眾也是以為人君者坐萬物之原而官諸生之職
者也選賢論材而待之以法舉而得其人坐而收其
福不可勝收也官不勝任奔走而奉其敗事不可勝
救也而國未嘗乏于勝任之士上之明適不足以知

善作威作
福求無勝
也上何可
勝也

之是以明君審知勝任之臣者也故曰主道得賢材
遂百姓治治亂在主而已矣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
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身立而民化德政而官治治
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于民是以上及下
之事謂之矯下及上之事謂之勝為上而矯悖也為
下而勝逆也國家有悖逆反忤之行有土主民者失
其紀也將與之惠厚不能供將殺之嚴威不能振嚴
威不能振惠厚不能供聲實有間也有善者不留其
賞故民不私其利有過者不宿其罰故民不疾其威
威罰之制無踰于民則人歸親于上矣如天雨然澤

下尺生上尺是以官人不官事人不事獨立而無稽者人主之位也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先王善牧之于民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雖有湯武之德復合于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于衆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設而不用先王善與民爲一體與民爲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然則民不便爲非矣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聞之堵墻窺而不見也而名爲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

管仲君臣論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心處其

小人却此皆掃
辨之義

道九竅循理嗜欲充溢目不見色耳不聞聲故目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母代馬走使盡其力母代鳥飛使弊其羽翼母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與人竝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

心術篇

以家爲鄉鄉不可爲也以鄉爲國國不可爲也以國爲天下天下不可爲也以家爲家以鄉爲鄉以國爲國以天下爲天下母日不同生遠者不聽母日不同鄉遠者不行母日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何親如日如月唯君之節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道

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毋蔽汝惡。毋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賢王。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故知時者可立以爲長。無私者可置以爲政。審于時。察于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爲君也。牧民篇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莖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濟而好灑

人之惡仁也。視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氣也。而水以爲都居。準也者。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諸生之淡也。違非得失之質也。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于天地而藏于萬物。產于金石。集于諸生。故曰水神集于草木。根得其度。華得其數。實得其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反其常者。水之內。度適也。水地篇

黃帝曰帝無常處也有處者乃無處也以言不行蹇
園道也人之竅九一有所居則八虛八虛甚久則身
斃故令者人主之所以爲命也賢不肖安之危之所
定也人之有形體四枝其能使之也爲其感而必知
也感而不知則形體四枝不使矣人臣亦然號令不
感則不得而使矣有之而不使不若無有主也者使
非有者也舜禹湯武皆然先王之立高官也必使之
方方則分定分定則下不相隱呂覽園
道篇
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姦僞邪辟之塗可以
息惡氣苛疾無自至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今

以種地者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則速無所
匿遲也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則臣有所匿其邪矣主
無所避其累矣凡爲善難任善易矣以知之人與驥
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于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
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
及矣夫人主亦有居車無去車則衆善皆盡力竭能
矣諂諛諛賊巧佞之人無所竄其姦矣堅窮廉直忠
敦之士畢競勸騁驚矣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察乘
物之理則四極可有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奪其智能
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若此則百官恫擾少長相越萬

邪竝起，權威分移，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王良之所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今有人于此，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衆有司也，萬物群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過，愧譽以高賢，而克以卑下，贊以潔白，而隨以汙德，任以公法，而處以貪枉，用以勇敢，而堙以罷怯。此五者皆以牛爲馬，以馬爲牛，名不正也。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逆矣。

審分篇

洪範曰：惟天陰騭，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故曰：不出于戶，而知天下，不窺于牖，而知天道。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故博聞之人，強識之士，闕矣。事耳目，深思慮之，務敗矣。堅白之察，無厚之辯，外矣。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爲者，所以爲之也。此之謂以陽召陽，以陰召陰。東海之極，水至而反；夏熱之下，化而爲寒。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今之爲車者，數官然後成。夫國豈特爲車哉？衆智衆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車也。夫一能應萬無方而出之務者，唯有道者能之。魯

鄙人遺宋元王閉元王號令于國有巧者皆來解閉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爲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爲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于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鄭大師文終日鼓瑟而興再拜其瑟前曰我效于子效于不窮也故若大師文者以其獸者先之所以中之也故思慮自心傷也智差自亡也奮能自歿其有處自狂也故至神逍遙倏忽而不見其容至聖變習移俗而莫知其所從

離世別群而無不同君民孤寡而不可障壅此則姦邪之情得而險陂讒慝諛巧佞之人無由入凡姦邪險陂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爲人主好以已爲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爲矣阿主之爲有過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是宜動者靜宜靜者動也尊之爲卑卑之爲尊從此生矣此國之所以衰而敵之所以攻之者也奚仲作車蒼頡作書后稷作稼臯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然而非主道者故曰作者憂因者平惟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強此之謂全人

凡官者以治爲任以亂爲罪今亂而無責則亂愈長矣人主以好暴示能以好倡自奮人臣以不爭持位以聽從取容是君代有司爲有司也是臣得後隨以進其業君臣不定耳雖聞不可以聽目雖見不可以視心雖知不可以舉勢使之也凡耳之間也藉于靜目之見也藉于昭心之知也藉于理君臣易操則上之三官者廢矣十里之間而耳不能聞帷墻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宮而心不能知其以東至開梧南漁多顛西服壽靡北懷僂耳若之何哉故君人者不

可不察此言也治亂安危存亡其道固無二也故至智棄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無言無私靜以待時時至而應心暇者勝凡應之理清淨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紀無唱有和無先有隨古之王者其所爲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擾矣因則靜矣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藿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攬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攬而飯之孔子歎

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故知非難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難也。任數篇

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愈多矣。請者愈多且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爲人主而數窮于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是之謂重塞之主。無存國矣。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與不知者議之也。絕江者託于船致遠者託于驥。霸王者託于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驥也。釋父兄與子弟非疏之也。任庖人釣者與仇人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爲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丈而知人數矣。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聽而天下知齊秦之霸也。豈特驥遠哉。

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國者亦有人桀用羊辛紂用惡來宋用馭唐齊用蘇秦而天下亡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舜禹猶若困而况俗主乎。知度篇

先王用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者也夫君也者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衆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衆能也能執無爲故能使衆爲也無智無能無爲此君之所執也人主之所惑者則不然以其智強智以其能強能以其爲強爲此處人臣之職也處人臣之職而欲無壅塞雖舜不能爲武王之佐五人武王之于五人者之事無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武王取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道則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辯者語矣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

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今召客者酒酣歌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樂已者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危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說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無費乎鄣與岐周而天下稱大仁稱大義通乎用非其有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矣不能分人則焚之母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

至貪矣不能爲人又不能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若梟之愛其子也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日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于春也而怨將歸于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匠夫也而我舉之夫民未有見焉令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于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矣君者

固無任而以職受任工拙下也賞罰法也君奚事哉若是則受賞者無德而抵誅者無怨矣人自反而已

此治之至也

分職篇

紂聖天子之後也有天下而宜然苟背道棄義釋敬慎而行驕肆則天下之人其離之若崩其背之也不約而若期夫爲人主者誠奈何而不慎哉紂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顧以鄉紂也紂走還于寢廟之上身鬪而死左右弗肯助也紂之官衛與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蹙其腎踐其肝周武王乃使

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捧帷而入提擲之者猶未肯止可悲也夫執爲民主直與民爲讐歟忿若此夫民尙踐盤其軀而况有其民政教乎羞甚臣竊聞之口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夫牛之爲胎也細告麤鼠紂損天下自象著始故小惡大惡一類也過敗雖小皆紂之罪也周諺曰前車覆而後車戒今前車已覆矣而後車不知戒不可不察也梁嘗有疑獄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

不當罪雖寡人亦疑爲吾失是奈何朱公曰至鄙人也不知當獄然臣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勁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勁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大說以臣誼竊觀之墻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爲厚之而可耳故材性乃上主也賢人必合而不肖人必離國家必治無可憂者也

若材性下主也邪人必合賢正必遠坐而須亡耳又
不可勝憂矣故其可憂者唯中主爾又似練絲染之
藍則青染之緇則黑無善佐則亡此其不可不憂者
耳詩曰芄芃棫樸薪之樵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
言左右日以善趨也故臣竊以爲練左右急也賈誼連語
夫疾呼不過聞百步志之所在踰于千里冬日之陽
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後至精之象弗招
而自來不麾而自往窈窈冥冥不知爲之者誰而功
自成智者弗能誦辯者弗能形昔孫叔敖恬臥而郢
人無所害其鋒市南宜遼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

其辭鞅鞞鐵鎧瞋目扼擊其于以御兵刃懸矣券契
束帛刑罰斧鉞其于以解難溥矣待目而照見待言
而使令其于爲治難矣蘧伯玉爲相子貢往觀之曰
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觀
焉還報曰蘧伯玉爲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險阻何足
以致之故臯陶瘖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于言
者也師曠瞽而爲太宰晉無亂政有貴于見者也
君人者其猶射者乎于此毫末于彼尋丈矣故慎所
以感之也夫榮啟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鄒
忌一微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動諸琴瑟形諸音聲

而能使人爲之哀樂懸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寧戚商歌車下，桓公喟然而寤。夫至精入人深矣。故曰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孔子學鼓琴于師襄而論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延陵季子聽魯樂而知殷夏之風，論近以識遠也。作之上古，施及千歲，而文不滅，况于並世化民乎。湯之時七年旱，以身禱于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奏千里之雨，至抱質効誠，感動天地，神諭方外，令行禁止，豈足爲哉。夫舟浮于水，車轉于陸，此勢之自然也。木擊折，轉水戾破，舟不怨木，水而罪巧拙者，知故

不載焉。是故道有智則惑，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由此觀之，則人知之與物也淺矣。而欲以徧照海內，存萬方，不因道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制，解伸鉤索，鐵欵金椎，移大犧，水殺黿鼉，陸捕熊羆，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夫責少者易償，職寡者易守，任輕者易權，上操約省之分，下効易爲之功，是以君臣彌久而不相厭，清淨無爲，則天與之時，廉儉守節，則地生之財，處愚稱德，則聖人爲之謀，是故下者萬物歸之，虛者天下遺之。夫

人主之聽治也清明而不闇虛心而弱志是故羣臣
輻湊竝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于是乃始陳
其禮建以爲基是乘衆勢以爲車御衆智以爲馬雖
幽野險塗則無由惑矣聳者可令矐筋而不可使有
聞也瘖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
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形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
一事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則爲之
者不難也毋小大脩短各得其宜則天下一齊無以
相遇也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才楚莊王傷文無畏
之死于宋也奮袂而起衣冠相連于邊遂成軍宋城

之下權柄重也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國效之趙武靈
王貝帶鷓鴣而朝趙國化之使在匹夫布衣雖冠獬
冠帶貝帶鷓鴣而朝則不免爲人笑也夫民之好善
樂正不待禁誅而自中法度者萬無一也下必行之
令從之者利逆之者凶日陰未移而海內莫不被繩
矣故握劍鋒以離非宮子司馬蒯賈不使應敵操其
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今使烏獲藉蕃從後牽
牛尾尾絕而不從者逆也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
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者順也夫七尺之撓而制船
之左右者以水爲資天子發號令行禁止以衆爲勢

也夫防民之所害開民之所利威行也若發城決塘故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風而馳易以遠桓公立政去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且之網三舉而百姓說紂殺王子比干而骨肉怨斲草朝涉者之脛而萬民叛再舉而天下失矣故義者非能徧利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風暴者非盡害海內之衆也害一人而天下離叛夫聖人之于善也無小而不舉其于過也無微而不改堯舜禹湯文武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當此之時馨羔鼓而食奏雍而徹已飯而祭竈行不用巫祝鬼神弗敢崇山川弗敢禍可謂至貴矣然而

不對而對
要如此

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其斯之謂歟武王伐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朝成湯之廟解箕子之囚使各處其宅田其田無故無新惟賢是親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也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于明堂于是略智博問以應無方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智圓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由行不

苟爲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孔子之通智過于萇弘，勇服于孟賁，足躡郊菟，力招城關，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試君三十六，采善組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于匡，顏色不變，絃歌不輟，臨死亡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不懾，分亦明矣。然爲魯司寇，聽獄必爲斷，作爲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已。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吳起、張儀、智不若

孔墨而爭萬乘之君，此其所以車裂支解也。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凡將設行立趣于天下，捨其易成者而從事難而必敗者，愚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晉平公問于師曠曰：「人君之道，何如？」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于流俗，不拘繫于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劉安主術訓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

法從朝夕廷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未俗。嗚嗚。無復廉耻。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率。而篤誠忠厚之教尙鬱也。程顥論君道疏

絲毫之僞。一萌之心。如人有病。先見于脉。如人飲酒。先具于色。聲色動于幾微之間。而猜阻行于千里之外。強者爲敵。弱者爲怨。四海之內。如盜賊之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于臣下也。欲威福不移于臣下。則莫若捨己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爲

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于是違衆而用己。己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于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爲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姦人竊吾威福而賣之于外。則權與人主侔矣。蘇軾論道德疏

